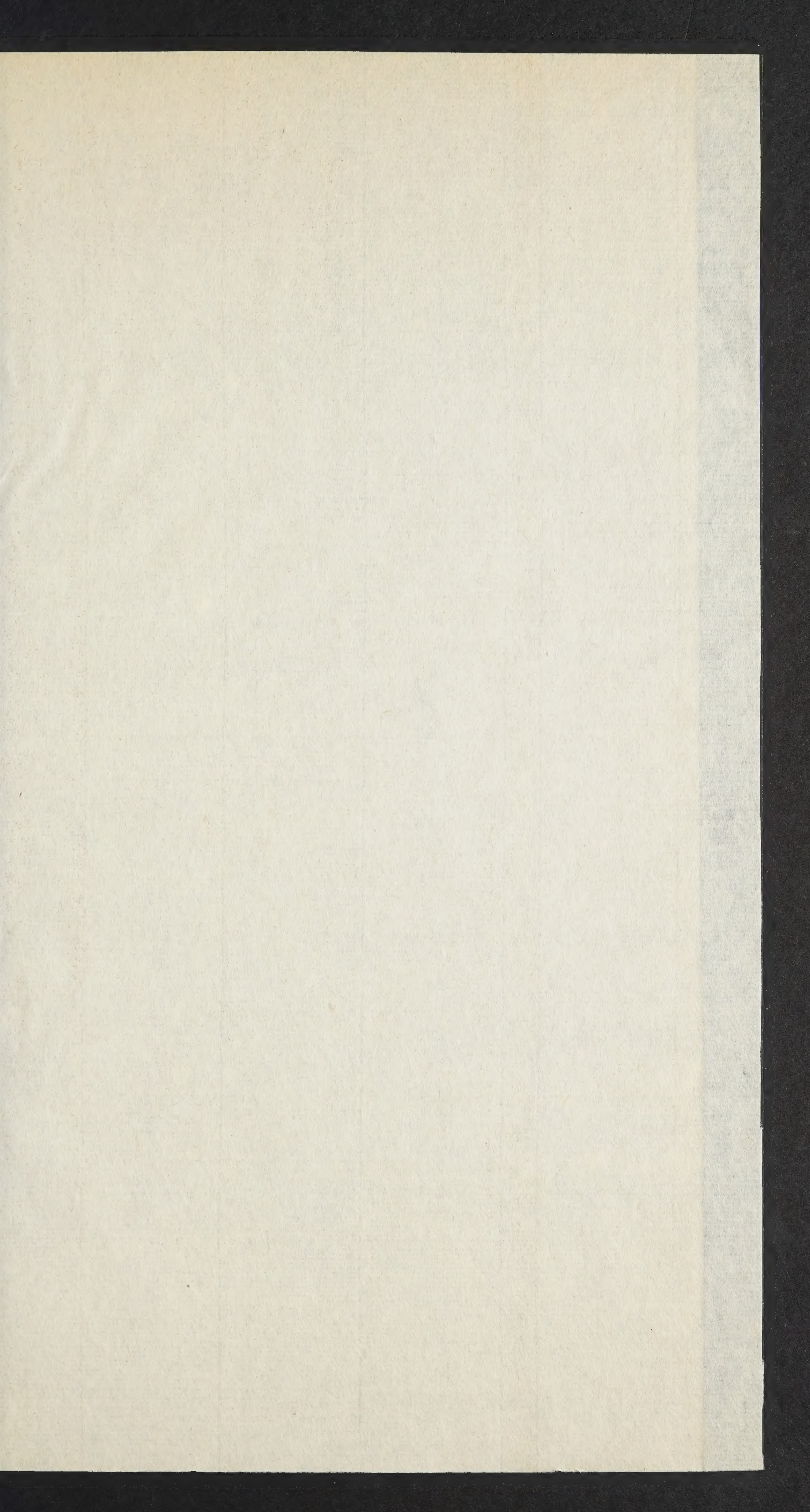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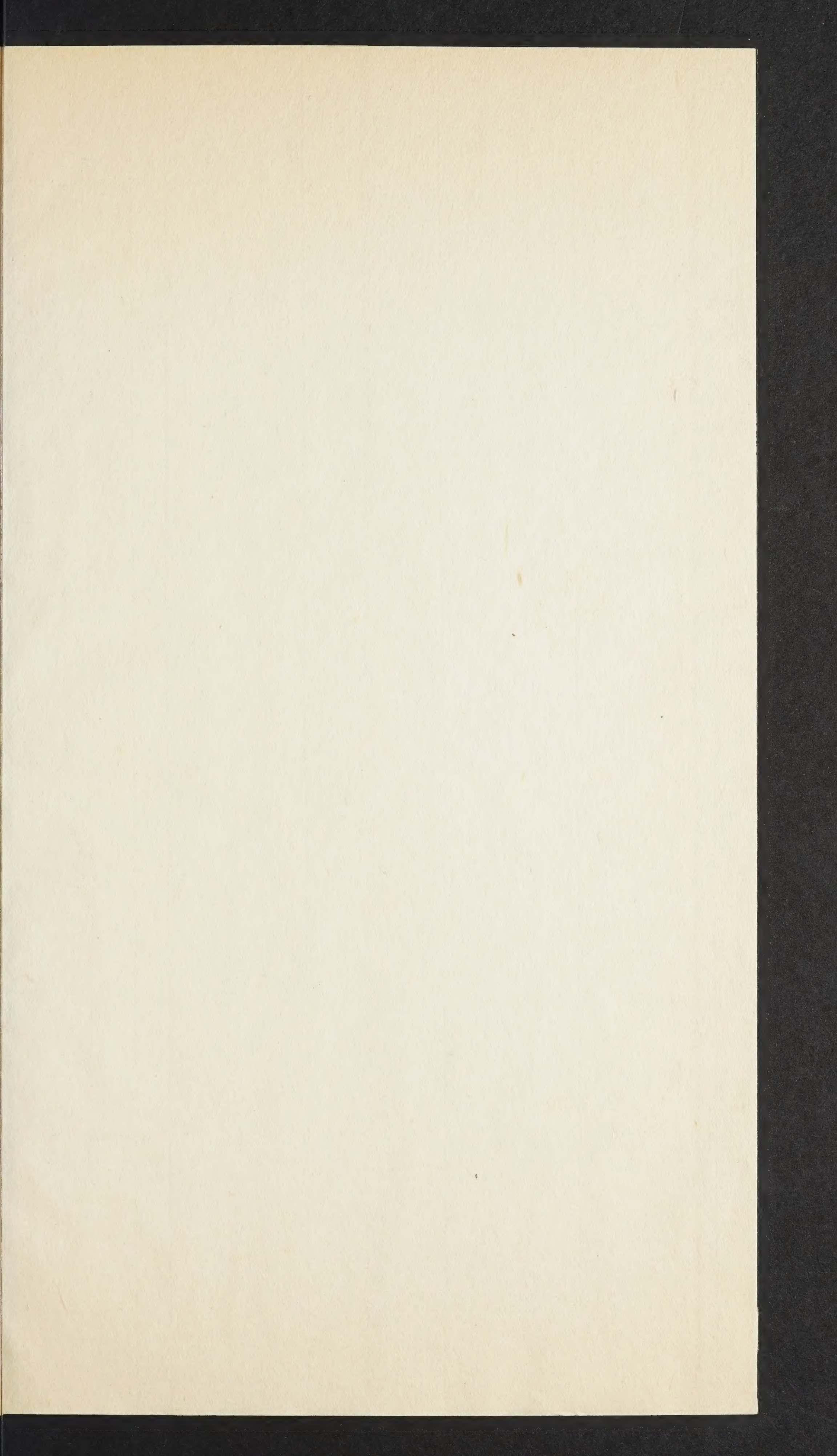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九

漢書 詔令

武帝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九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九

又與武陵王紀書

昭明太子

與湘東王繹令

與劉遵從兄孝儀令

任昉

奏彈蕭穎達

賀琛

陳時事封奏

虞𤦺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九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

陳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目終

[illegible]

顧在觀觀生　　吳興吳景旭天麗

雲間　許清胤介夫輯評　　顧之莘宗之參訂

句章陳[illegible]裕廣生　　陳[illegible]祐天生

武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人皇考順之齊高帝族弟
高祖生有奇異有文在右手曰武明帝崩東昏
即位高祖舉義奉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高祖
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進爵爲王齊帝禪位

有罪入贖詔　天監元年夏四月

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
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𦈢入罪厥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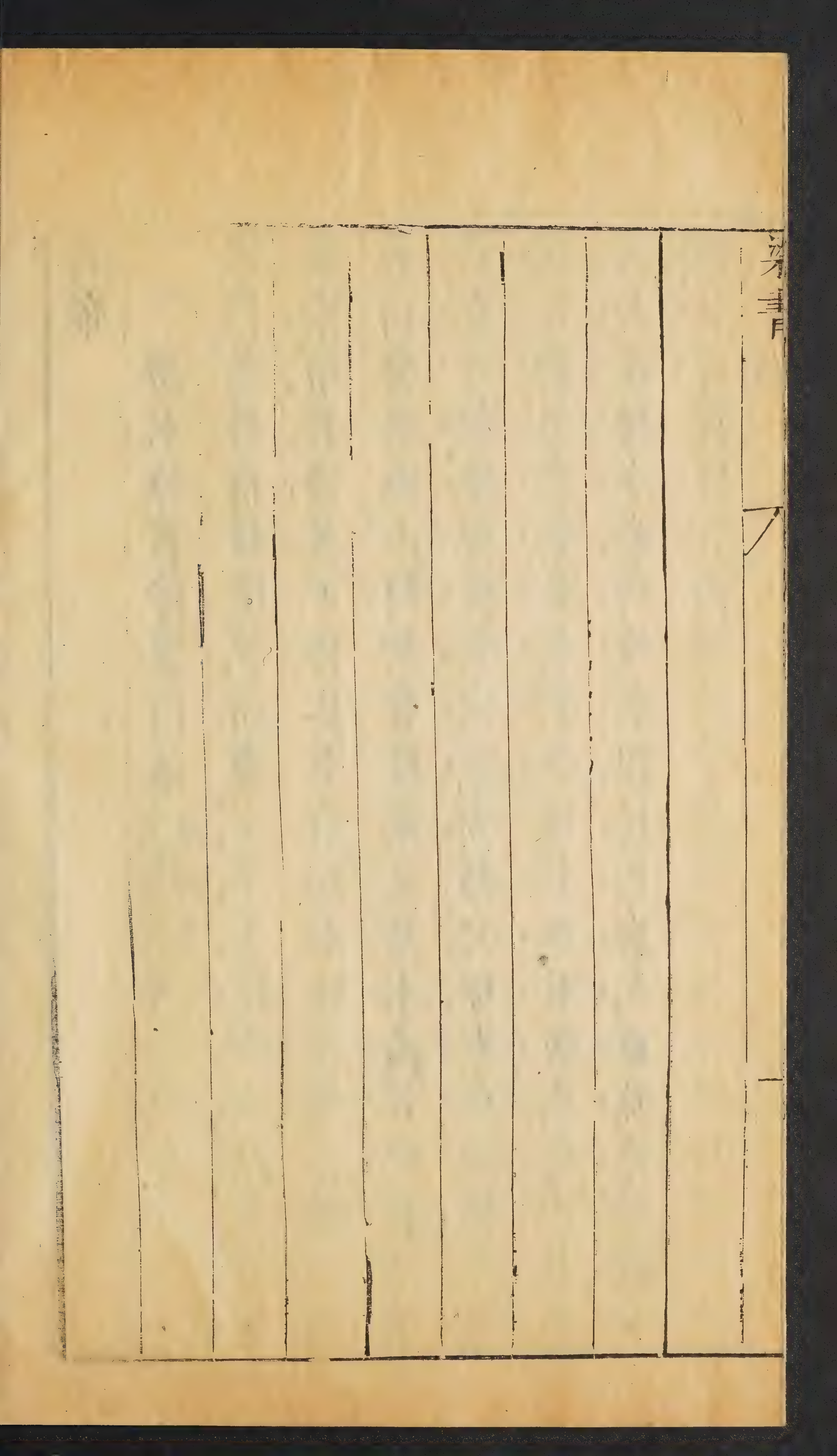
匪一斷弊之書曰纏於聽覽鉗釱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釋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慨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驟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衛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開統之日首于讞獄有以見綱紀之不立矣

武帝

謗木肺石傍置函詔 天監元年夏四月

詔曰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函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武帝

命使巡行詔 天監三年六月

詔曰昔哲王之守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茲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寃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寃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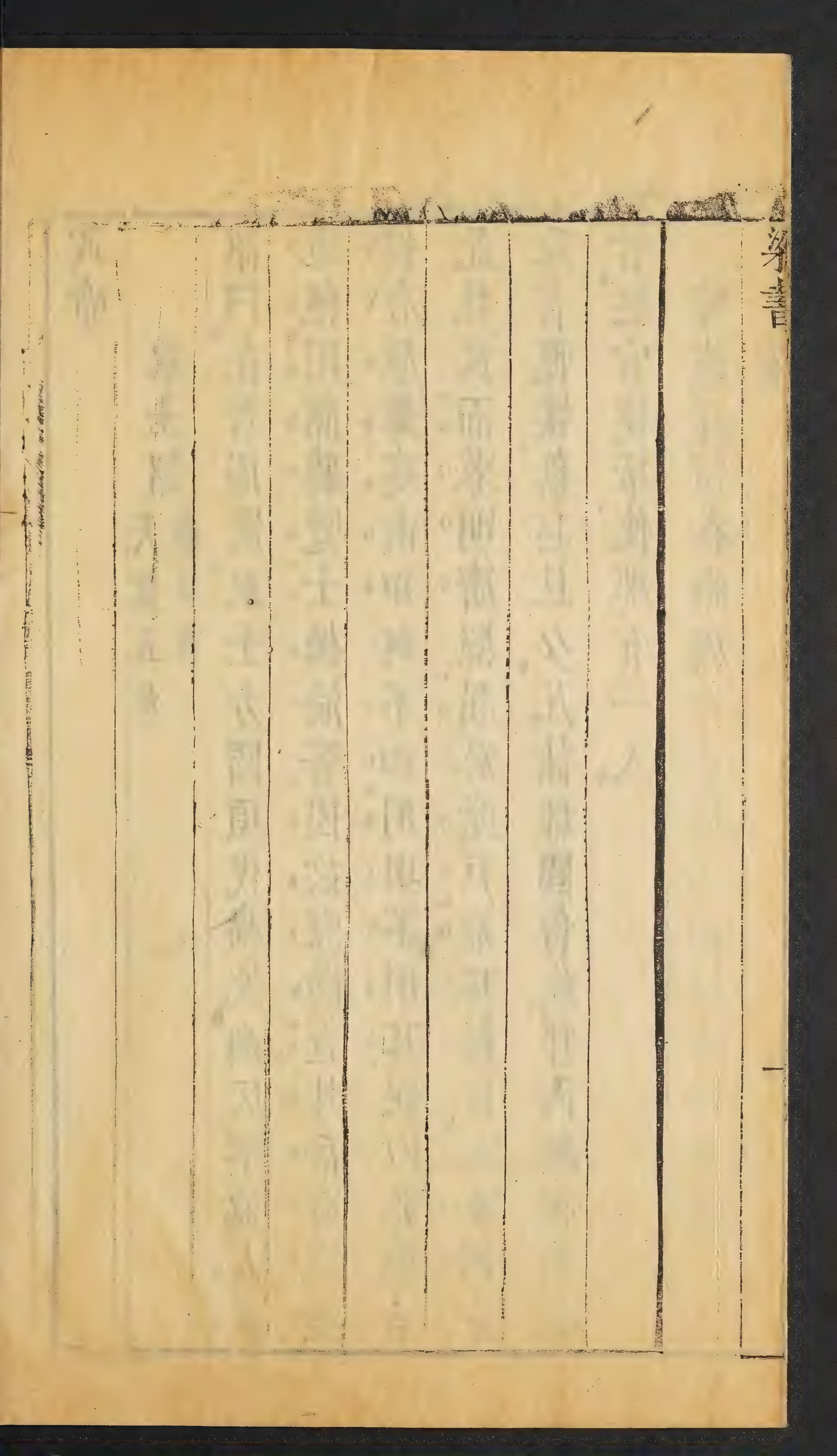
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邇聽遠聞事均親覽、

武帝

取士詔 天監五年春正月

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舊族耳何名幽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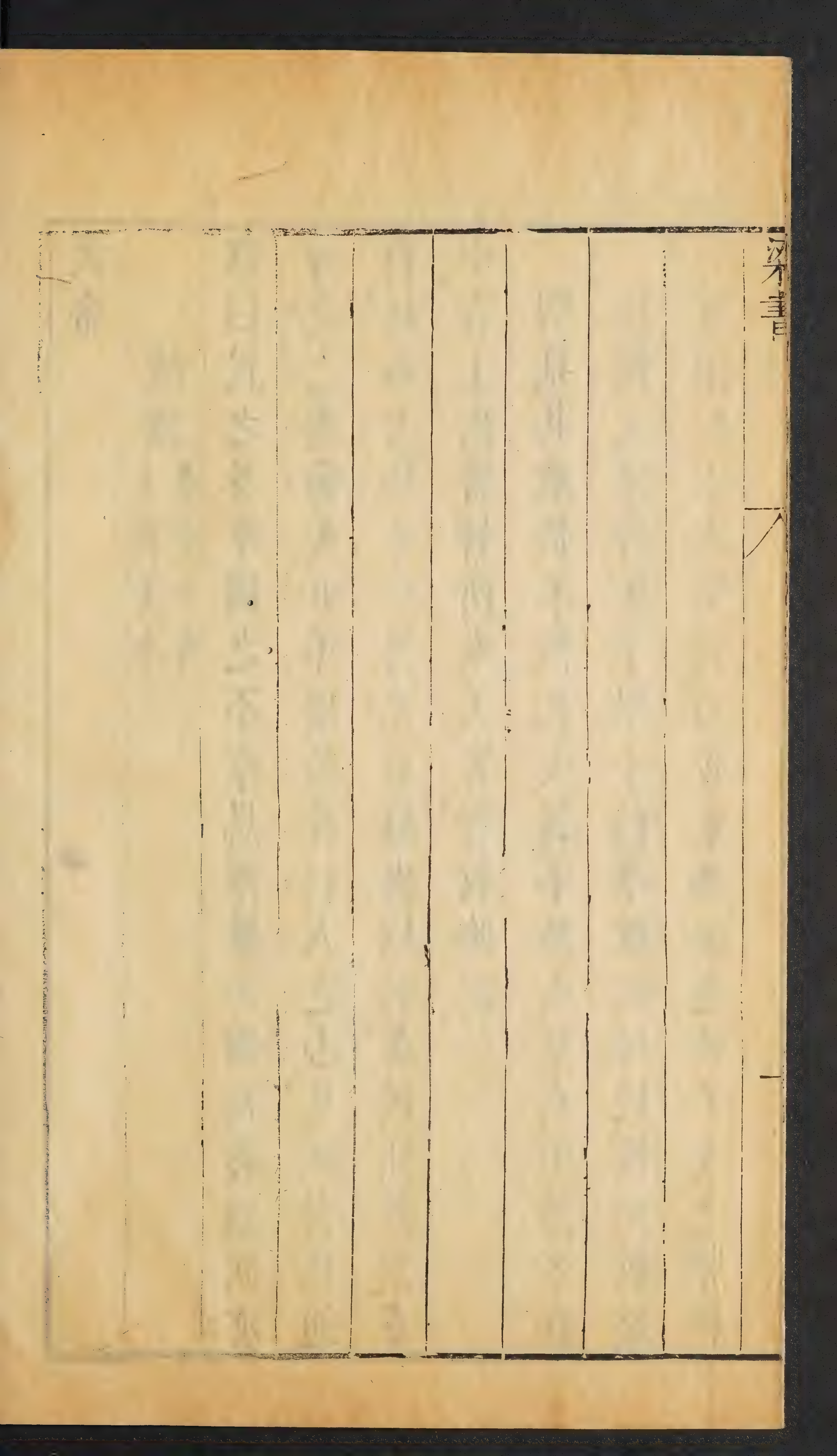


武帝

赦詔 太同七年冬十一月

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爾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爲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

明見其敝猶不能已大義不勝小慈爲用然帝在位既久詔書屢下舉士勸學敬祀郵民惟此數端可謂仁心爲質所以致亂將無過猶不及之弊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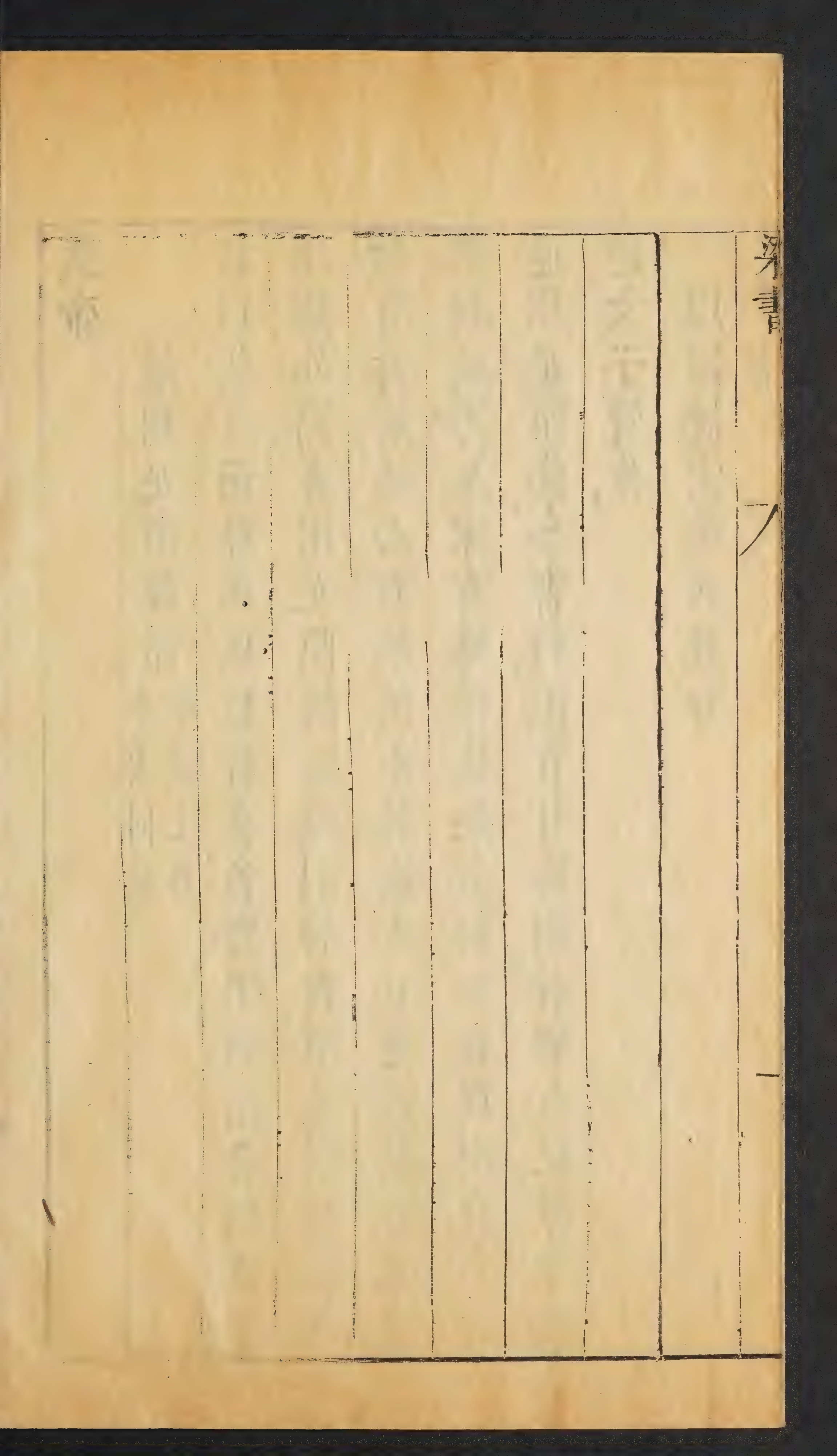


武帝

通用足陌錢詔 中大同元年秋七月

詔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

以詔說法愚民豈知



武帝

手敕何胤

胤居若邪山雲門寺高祖踐位詔特進右光祿大夫胤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

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巳蒙蔽昧于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

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簡文帝諱綱字世纘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爲皇太子太清三
年五月高
祖崩即位

改年詔 大寶元年春正月

詔曰、葢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
涖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
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啓西伯之基。高祖武皇
帝。道洽二儀。智周萬物。屬齊季薦瘥。彝倫剝喪。同氣
離入苑之禍。元首懷無厭之欲。乃當樂推之運。因億
兆之心。承彼掎角。雪茲讎恥。事非爲己。義實從民。故

功成弗居、卑宮菲食、大慈之業、曾薰汾陽之詔、屢下
于茲四紀、無得而稱、朕以寡昧、哀縈孔棘、生靈已盡、
志不圖全、僶俛視陰、企承鴻緒、懸旌履薄、未足云喻、
痛甚愈遲、諒闇彌切、方當玄默在躬、栖心事外、即王
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履端建號、仰
惟舊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
簡文纘緒、賊勢滔天、俄延一綫、絕僅須臾、觀其素
尚清令、臨難從容、惜乎非亡國滅身之君也、

元帝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封湘東王太清元年徙爲雍州刺史侯景反太宗崩承聖九年冬十一月即位於江陵

答王僧辯令 大寶二年十月太宗崩世祖大臨三日百官縞素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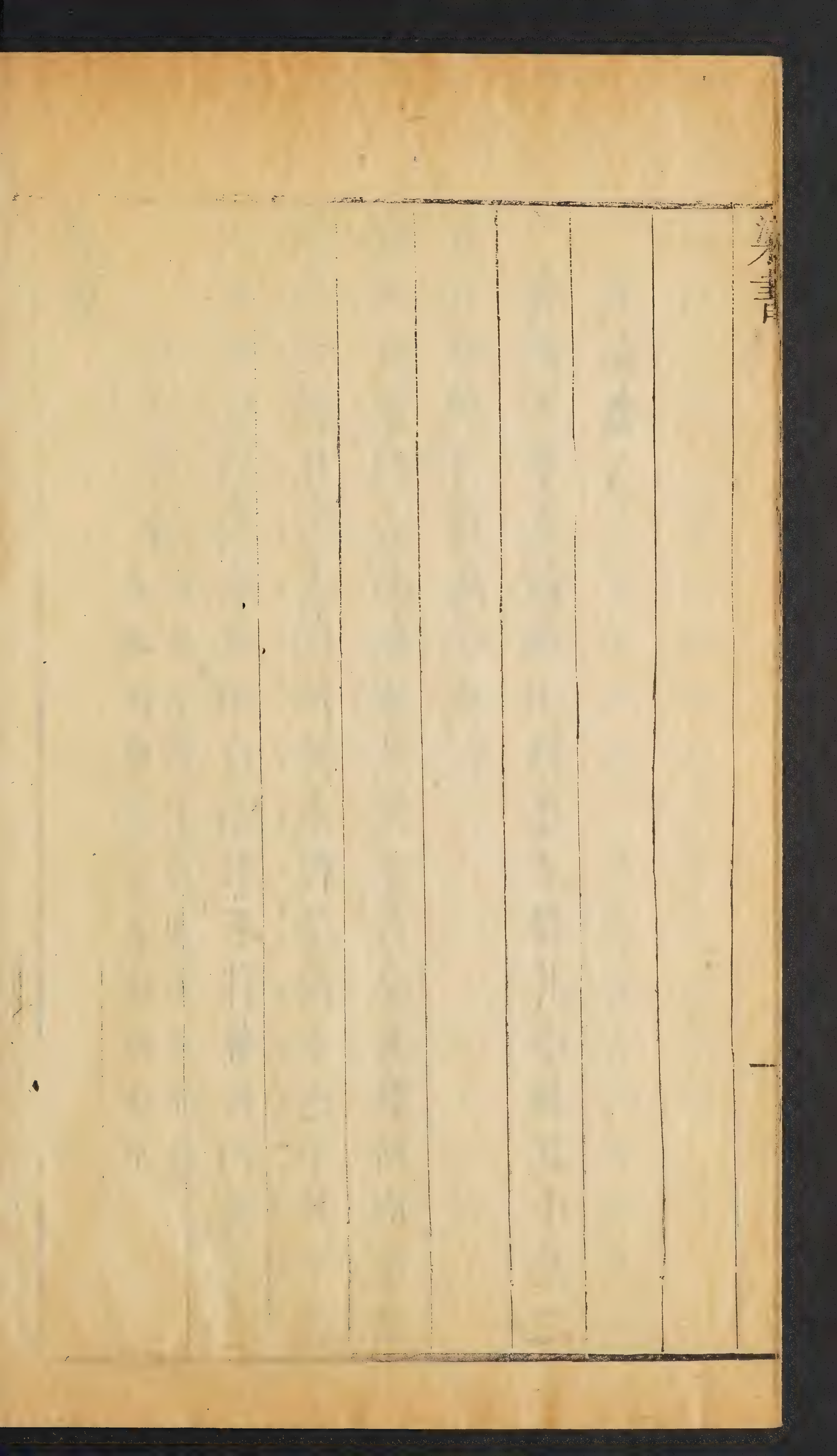
徒旣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
工總典絕此處下不得一春容緩慢語尤難爲其
當也

元帝

斷表勸令 是時巨寇尚存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

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璿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塋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並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

復讎大事也謙讓小節也不務其小持其小德之不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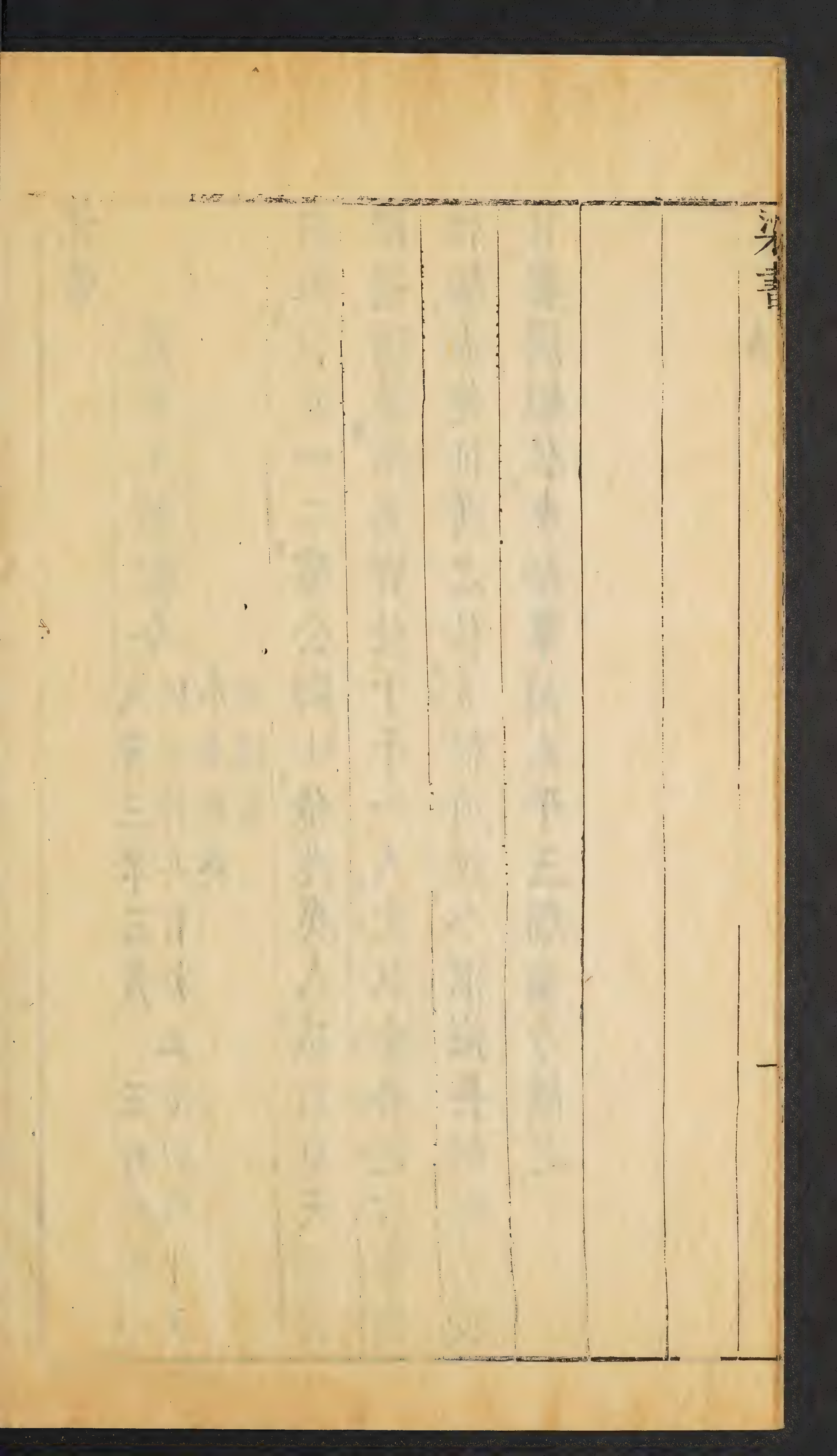


元帝

重荅王僧辯令

大寶三年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以賊平又奉表重奏相國荅

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睠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元帝

勸耕令　大寶三年正月

令曰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殲黥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晙況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玄苗坐食紅粒不植鸞頷空候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竝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粲若朱霞其文麗矣史稱下筆成章出言爲論信非虛乎然多文少質濡滯後時故戈兄之難乏節宵征返宅之圖不謀信邁致陷虎口良有以也

元帝

與武陵王紀書 太清五年夏紀高祖第八子為益州刺史率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為名將圖荊陝世祖與紀書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

書曰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

鯨鯢未翦，營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
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于魯肅，
燒烏巢之米，不訪于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傷無
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
然耻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
同資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
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

又與武陵王紀書（太清五年夏。大智紀之別字也）

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礫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日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湘東文華灼灼筆筆可愛是何梁武才子之多也

昭明太子 名統字德施高祖長子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

與湘東王繹令 王規字威明侍東宮爲太子所禮大同二年卒太子臨哭與湘東王令

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昭明之文每讀一過酸楚交集斂魂蹙狀如見其
人自非長泰之器也

與劉遵從兄孝儀令

劉遵少有學行起家太子舍人寵遇莫及大同元年卒官太子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

令曰、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

多升而怡然淸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
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
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淸風
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
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
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
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此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
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雅

任昉

奏彈蕭穎達

臣聞貪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買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蕭穎達啓乞魚貫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列

狀則與風聞符同頴達即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頴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飧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毋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頴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彦昇彈文落筆自快然刻肌剔髓盡態極形言者極意當者何堪厥後不昌將或以此

賀琛字國寶會稽人家貧常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高祖聞其學術召見與語悅之遷散騎常侍

陳時事封奏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

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稾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

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
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歛爲事
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於屯封
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益微
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
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
得安居今大郡大縣舟舸銜命者非唯十數復窮幽
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
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

縣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隆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于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

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廝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

傳翼增其構黨。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者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趾不及群、故勉強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昃忘饑、夜分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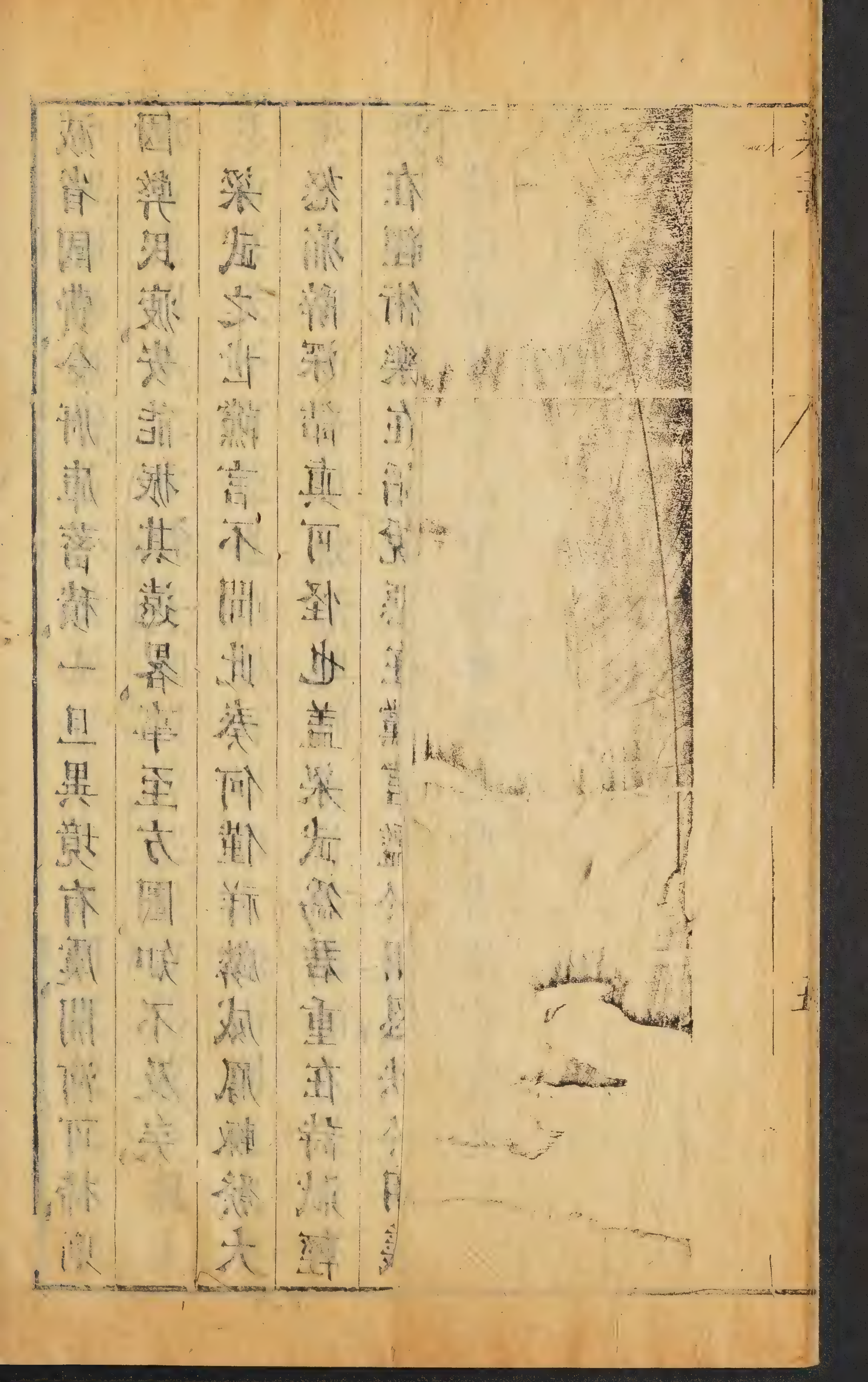
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梲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識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缾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奸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

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行。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廠興造。凡廠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

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奸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

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圓知不及矣

梁武之世讜言不聞此奏何僅祥麟威鳳輙發大怒漓辭深詰眞可怪也蓋梁武爲君重在詩賦輕在經術樂在諂說惡在讜言濫於開恩怯於用義儉以奉身奢以事佛春秋之所書梁亡者也



虞皭

奏彈伏暅　時始興内史何遠與暅爲吏俱稱清白遠累見遷擢暅遷階而已意不滿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高祖詔以爲豫章内史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皭奏之

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内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是爲政之本豈

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
擢名位轉隆暅深誹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
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
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
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
詔而不亡冤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
循奉慠然了無異色暅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
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
無一可恕竊以暅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

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詐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暅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輙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暅即主臣

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暅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默一違貧敬兼盡幸竊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膻肯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纓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暅所居官凡諸

在位一一皆剿除，

清白是爲吏之本豈得稱功無者尚可不免有者

亦何足恃也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博涉經史兼善屬文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大同二年辭疾致仕

諫納侯景表 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黯納之介聞表諫

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卓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

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効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効、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為宗

與吾人爲此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援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王僧辯字君才治衛將軍神念之子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左常侍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赴援京都

勸即位表

大寶二年十月太宗崩江州刺史尚書令王僧辯奉表

衆軍薄伐途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横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

基蠹爾凶渠遂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象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王幹莫不同寃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所以配天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下世漢光以能補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儻令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illegible]天[illegible]人且衆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愓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鑾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追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面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

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祔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輗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爲塋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即宫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云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春要衞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爽塏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勞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抃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王僧辯

又勸進表

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千人領軍胡僧祐率羣僚二百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奉牋勸進世祖固讓僧辯又表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

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鐏、蒞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頡、無處不然、勸明誅

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
悲凉州義徒東望殞涕惵惵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
略緯天沈明內斷横劒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地下之
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晨帷决勝千里擊靈鼉
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
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校滅耳莫
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
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
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

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
國有其臣誰敢奉詔王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
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
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
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
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
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
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

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旣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

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珥之哭不聞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光燁照天地泣滲灑襟裾才人之筆義士之腸

徐陵

勸進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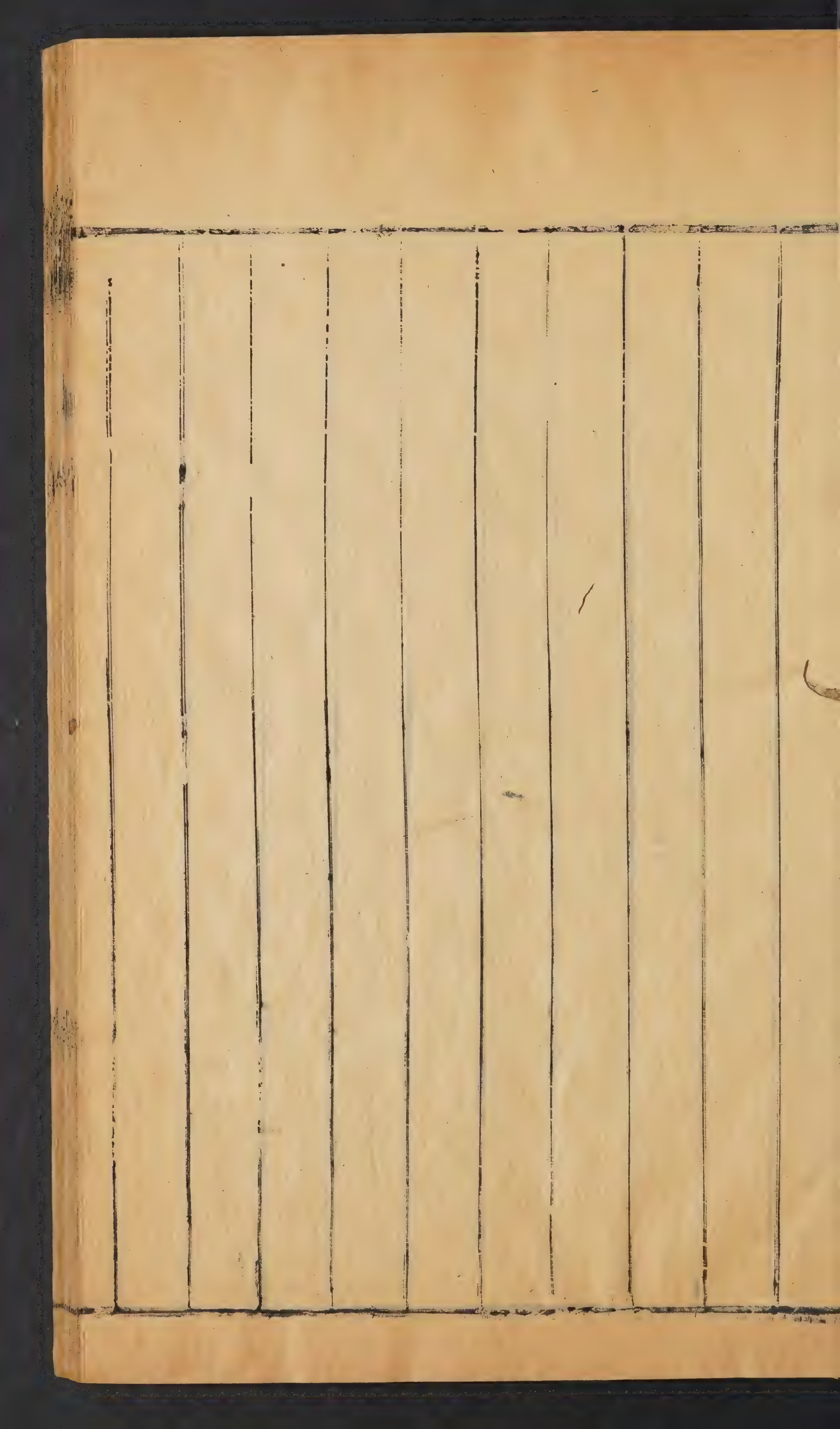
兼通直散騎常侍魏使徐陵於鄴奉表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關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

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興暴、皇祚寖微、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冊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勝公雖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冠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殞、既往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冢、寧謂

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卿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兎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

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附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諏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宋王啓霸非勞陽武之矦漢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鑾旂以饗帝仰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嚋與爲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栖暉等至鄴伏奉聖旨謙沖爲而弗宰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









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恩危者之請、

識深遠鑒不俟睹貌而窺石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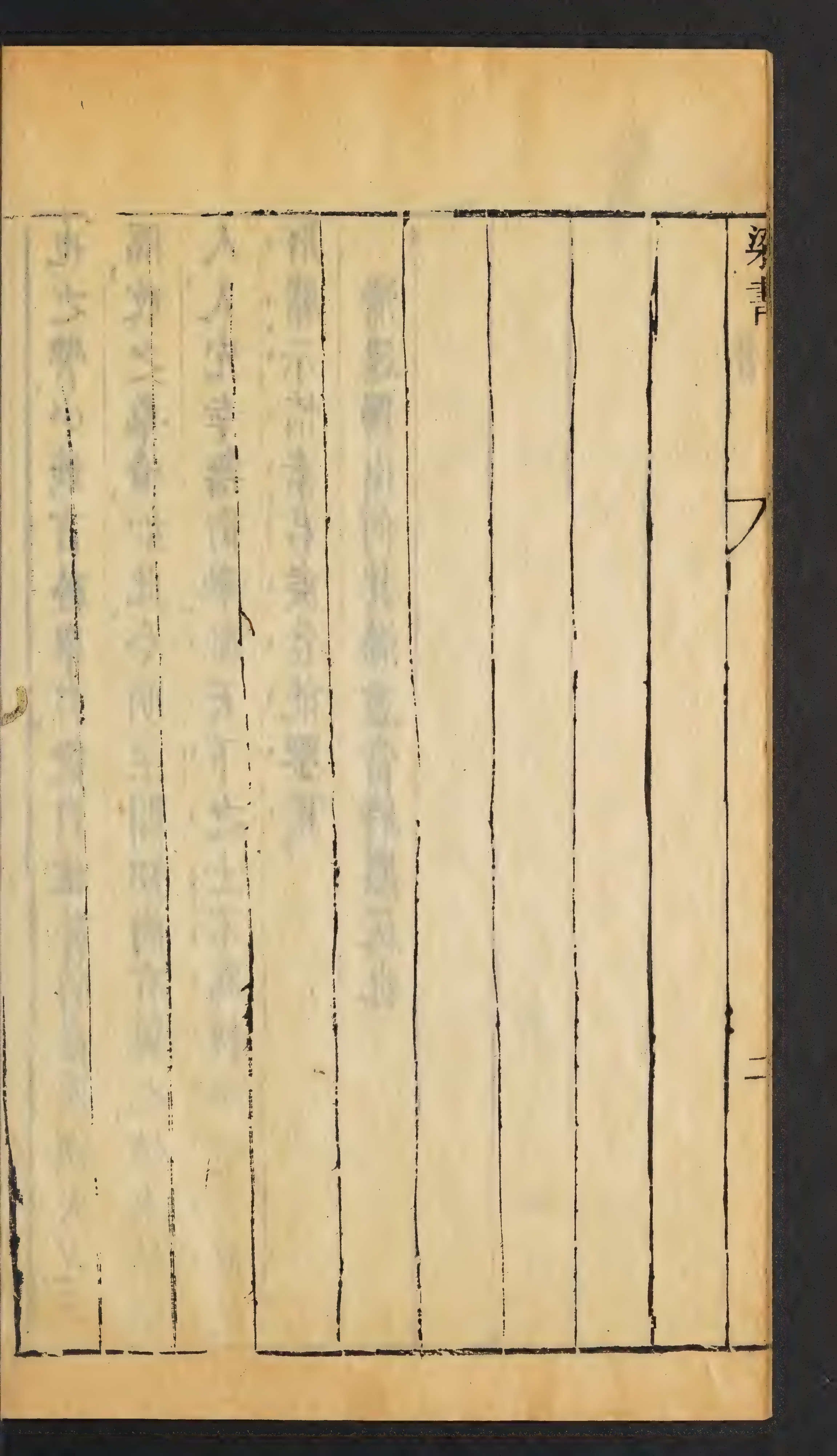
戒何敬容書 敬容免職尋起賓客門生諠譁如昔與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因時釁而求親者也、且縣總之鱗、不念杯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宥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

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傾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illegible]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illegible]

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皐鄙人久宂幸無銜舉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清逸獨出何其滌盡當時塵灰也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好學知名永明初王儉領丹陽引爲主簿以爲當時無輩梁臺初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在任清絜兒妾食麥而已

爲齊明帝表草 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宣城郡公使昉具表草

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

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維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惬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以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

功一臣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
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俯從聽許鉅平之懇誠必闓
永昌之丹懷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
昭敢守難奪

並是時體然情以事見事以文昭抑揚有意曲折
多姿故足樂也

王僧孺字僧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爲南海太守徵還除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自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辭南康王牋僧孺出爲南康王長史王典籤湯道愍用事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淸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袪服取亂長裾高楫相望直居左右長階如畫獨在寮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

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
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
酬屢顧。寧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僞
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綱是漏。聖恩可恃。方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
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躑躅下庭。氣若緶縻。

與陳伯之書

東昏假伯之節江州刺史高祖使說之受命進號封公及還江州復反戰敗入魏詔臨川王宏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

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

功棄瑕録用收赤心于天下反側安於萬物將軍之可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如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顔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

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

情詞之發如雍門之琴便欲使人泣下沾裳是乃
貴於辭者也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請至來歲而敬易之明年修身改節武帝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王儉儉曰張緒少有清望緒諸子多薄行充聞而慍因與儉書

與王儉書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邪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

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彯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橫跡江皐，陽狂隴畔者，寔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曼舉，轗軻於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謳吟於潺湲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十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恥。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岷。佇衣車而竦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卷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謗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夐阻、青罷莫因、
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自是吳國奇男子。儉此驚爲不小

畏是以散聞見構心胸彼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詩樂移從松者其推丈人而已關山更阻書能其因

信道旅者安塵執事

自是吳國奇男子倫此驚為不小

荅劉沼書序

峻辨命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

序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靑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開弦歌而赴節但懸
劒空壟有恨如何
雖復短章亦有情折

劉峻

自序

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

永無血衂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序遺之好事云

風流郁烈久偭彌盛獨有四同乃餘三異

廣絶交論 初昉于士大夫間多所汲引及卒諸子皆幼人罕贍䘏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故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

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皆巧力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斂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覩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嘗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鵾鴻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歎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

道德雖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龍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

棱軫皆顧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
徇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檀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
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
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沾玉
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
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
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
蹙頞涕吐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

賓則寒谷成暄論嚴若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

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
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鶵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
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
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
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
爲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
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
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

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
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亾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
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
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
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
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

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招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儁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轄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雺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士君子于出門之間試誦一過當必赧然退步約而就寡矣

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
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
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
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年八歲爲人所畧富人劉實贖之教以書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

辨命論 高祖招文學之士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與衆浮沉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

論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

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嘆焉
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
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于鶡冠甕牖必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譁咋異
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
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
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
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

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
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
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
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
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矢、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
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于江流、三

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道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

青塋平原、骨塡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假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怳。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効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

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覩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嚘顣頞、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端、皆兆發于前期、渙汗

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薇升帝道則未達
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
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鱉楚師屠漢卒雎河鯁其流
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
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
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
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
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
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

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有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檮杌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于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

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于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于

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黄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

達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所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勤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道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節漸禮樂

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上天有命聖人立教其旨最善異哉梁武取人乃進退以詞賦之間觀於孝標則固未能盡以詞賦也何足知其終身貧薄知命守正之大節乎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家貧不娶倚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

文心雕龍序 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
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
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
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
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
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不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

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
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
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
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敘褒
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
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
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
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
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

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
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
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
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
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　也
勰書既成取定沈約自負其書約出干之於車前
便命取讀常陳几案

范縝字子眞南鄉人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從之傳通經術尤精三理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

神滅論 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退論其理著神滅論

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

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固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
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
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
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
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
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
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
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

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何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

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别焉若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

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

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

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有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

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華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于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華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

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而不進。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蠧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顔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

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人人絶其嗣。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于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于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

君用此道也

自結自解然結處精悍倍過於解有此機鋒方見

儒者不爲腐爛

劉歆字士光平原人年十一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觧耳嘗獨坐有一老公至門謂曰心力勇伍能精生死但不得久滞一方耳彈指而去

葦終篇 歆著葦終篇明年疾卒年三十二

論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言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

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

滅絕骨其離此之月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鄭彼之疇兎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兎之唱不其然乎若傍偏攜之論探中途之肯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

則失禮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于已遷之神乎故上古依之以薪葬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

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匪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于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徃送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

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墦墦足容棺不須塼
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
伯夷之杅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
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屬
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直是已解生死何足復論始終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人幼至孝性沉靜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鄱陽王妃孝緒之姊王嘗欲就之遊鑿垣而逃

孔莊論

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迹。迹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

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
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語
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梁書序

儒林傳序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於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

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經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醻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内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

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
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
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
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
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
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
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斅博延胄子務使十倫弘
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
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

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首膺兹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止足傳序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違乎止足殆辱之累朞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進也若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

郤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頓須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畧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于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常世罔聞時或有致仕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

止足傳云、

梁書序論淺率少文大較不足存録也



梁書史論

帝紀總論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肉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

竊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戢戰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鏟影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忘本遺榮虛厠著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殷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遠大精華稍竭

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讐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

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氛塗構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劒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時變以爲身者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

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
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
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
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
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
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
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
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
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

敗

雲間　許清徹介夫　吳興吳景凱舜舉

顧在觀觀生輯評　顧之莘宗之叅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少倜儻有大志旣長讀兵書多武藝日角龍顏手垂過膝梁武帝詔爲交州司馬侯景寇京師舉義赴援景誅斬王僧辯梁禪以位

驍騎儀從詔　永定二年春正月

詔曰夫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隆替晉之五校鳴笳啓途漢之九卿傳呼並迴虞官夏禮豈

日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恒格朕膺茲寶歷代是天工。

图念官方庶允時衷。梁天監中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初爲此職。亂離歲久朝典不存。後生年少希聞舊則。今去左右驍騎。

宜通文武。文官則用腹心。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此外衆官。尚書詳爲條制。

武帝

賑恤詔　永定三年二月

詔曰開廩賑絕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茲多壘彌疚納隍良由四聰弗達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郢田雖疏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

雖德非旣飽庶徼慰阻飢

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沈敏有識量舉
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永定三年
六月高祖崩遺
詔徵世祖入纂

舉賢詔 天嘉元年秋七月

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佇洛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褒奬抽揚纖書紳帶而傳巖虛徃窮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當有乖則哲使草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側食長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

策、梁前尚書中兵郎王暹、並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庶衆才必萃、大廈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詠。

陳氏樹本既淺文帝纂統又支宜其其蹠淵集本以保令終者也

宣帝諱頊字紹世始興王第二子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

求言羣士詔 太建三年秋九月

詔曰舉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諷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圖雖世襲隆平治非寧一辨方分職旰食早衣傍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薦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推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爲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擔簦以遊或耆艾絕倫或妙年異等干時而不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改弊黃金且殫終

身滯淹，可爲太息，又貴爲百辟，賤有十品，工拙益驚，勸沮莫分，銜謡徒権，廷議斯闕，寔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遁爽歟，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殊，觖政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别矢言，俟兹黜涉。

宣帝

循儉約詔 太建十一年十二月

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珠絡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正道多違澆風又靡至令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彘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爟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靖懷眾弊宜事改張弗弘王道安拯

民蠹、今可宣勑主衣尚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庭啓奏、即皆量遣、太子祕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閒野外、非恒饗宴、勿復脩治、并勑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令喩朕心焉。

後主

勸耕詔 太建十四年三月

詔曰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賦自古輸藁惟舊沃饒貴于十金磽确至於三易腴瘠旣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於祇應俗吏因而侮文輟耒成羣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和陽在節膏澤潤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闢壁畎

進墾菑萊廣袤勿得度量徵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
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牧耕淳民載
酒有茲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

後主

乞言詔 太建十四年三月

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㝢、雖德穪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

禁網之疏密者各推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己聽受

擇善而行庶資鑒物情匡我王度

似有條理非徇虛聲初政既然何以致亂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高宗嫡長太建元年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高宗崩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

太子

即位

內外衆官可各薦人詔 太建十四年三月

夫體國經野長世字甿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於

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羮是隆大厦上智中主

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愍

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

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

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申旦凝慮丙夜損懷豈以

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驤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

後主

改年詔 至德元年春正月

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哀惸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慄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遄至纓紱列陛玉帛克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闈而哽心顧屒筵而慓氣思所以仰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

後主

赦詔　禎明元年春正月

詔曰、栢皇大庭鼓淳和於曩日、姬王羆后、被澆風於末載、刑書已鑄善化匪融、禮義既乖、姦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華競扇者歟、朕居中御物、納隍在聽頻恢天綱、屢絕三邊、元元黔庶、終罹五辟、蠢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萬國朝辰靈芝之獻於始陽膏露凝於聿歲從春施令仰乾布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

下。

雖有寬仁之令無補顛蹶之苦實則不至本末異

量也

後主

廟祀孔子詔　至德三年十一月

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闕笥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

徐陵

九錫詔策　禪授詔策皆陵所製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征於四方、神武之君、太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圜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廼聖廼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拯交越、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

哀噍類譬彼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
輔應期救此將崩援茲已溺乘舟履華架險浮溟經
畧中途畢殲羣醜洎乎石頭姑孰流髓履腸一朝指
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勍
讐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
非云擬重之以屯剝餘象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
委御五胡荐食競謀諸夏八方基跱莫有匡救藩臣
放命黜我冲人顧影於荼孺之魂甘心於寗鄉之辱
却桉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昇蒙再膺天錄斯天魏
巍蕩蕩無德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妖逆震部
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釐無
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懸率土之基興亡是賴
於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成平遐邇寧一用能
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勳該
於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羲農皇昊以來卷領垂衣之
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栢文是膺
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而賞薄於伊

周凡厥人祗囘懷延佇寔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
嘉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
司勳敬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嬀汭惟賢盛德之祀無
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亶甫繼后稷之官堯命
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
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
璽紱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
揚州牧如故策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
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

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皤溪藴其玉璜堯舜之臣滎河縷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横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崙驅馭於韋彭跨躡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羅漏吞舟彊胡内覦茫茫宇宙喋喋黎元方足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

楔窳於中原斮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興此
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
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閒權納藩枝
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於桐宮方謀
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
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
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謌宣王之雅頌
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
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亹

越貊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自刎鑱撟。兇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逆。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謩雄筭。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與嶶。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條洞。八角蠻賊遐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踩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宼虜陵江。宮閫幽辱。公枕戈

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伐此忠誠秉機勸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郵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會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柵之所非敵公龍驤虎

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彊陣清祓氛於灘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住卤慝屯據大皐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鬬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寔惟勍虜公坐揮三界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交偪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豊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會無秪柱之難艫舳相望如運敖倉之府犀渠貝胄顧蕞雷霆高

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淺沴充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烈如雲溢壘精糒用瀍戎畧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鵲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晋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峭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一校裁撝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氊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險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

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揃華岳以爲城雉虜憑焉彊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脩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內難初靜諸侯出關外鄙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迴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横江殲厥羣醜遂殫封豨莫不絓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濘而旋歸驂盡殪

此又公之功也。公克艱禍難，勛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間，咸爲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聞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旣畫，八陣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僕，咸停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節。同麗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渙，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敃。穹廬氈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攙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會，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漢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

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祆會震懾遽請灰釘爇櫬以表其舍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兇横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丞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

率選是親賢姦宼途窮濯然冰泮刑溏（又作唐）之所文
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
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
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巳爲東
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罇俎之間宼賈樊滕
浮江下瀨一朝掃撲無待甸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
此又公之功也豫章袄宼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名歷
歳時結從連横爰洎交廣呂嘉旣獲吳濞巳擬命我
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抜僞黨斯擒曜神武於匡山

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入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巳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鄉士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穟之歌周大夫黍離之嘆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春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

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何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愆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藴寶地有呈祥滈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

既景煥於圖書方蔵䵷於史諜高勲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德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况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

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
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
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
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
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
十相國秩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華其
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
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與公印策其鎮
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

公禮爲楨榦律等衡策、四維咨舉、八柄有章、是用錫
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寳崇穀、疏爵待
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
焉、以公調理陰陽、爕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
用錫公軒縣之樂、八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
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
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
陛以登、以公巖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
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

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九錫之文著自王莽陳崇筆也其文古盛事出不祥義無登逆向置不錄自魏而後莫不效捧拾瀋

肯出一時華士之手求似愈工去似愈遠陵之此
作美秀絕倫直可超越僞新俯視魏晉餘人何啻
置身在百尺樓上也

精由一與華士文手來似愈工去行愈遠殘又此
作美秀絕倫直可超逸遒新倚流寥音餘入何啻
置身在百尺樓上也

徐陵

禪位璽書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居已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謝躬奉百靈之命謳謌所在則積祺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於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

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嚼含生不知紀極三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蹷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

同其壽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勳
子於與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
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
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
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
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
頌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
晻映川陸榮光曖曖巳冒郊廛甘露瀼瀼亟流庭苑
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木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

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華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所以欽若勛華。屢回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達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

享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

休命

假故君之餘嘘怏新臣之壯意七代以來相承滋

久於陵無誅焉

宗元饒 南郡人少好學以孝敬聞高宗即位遷御史中丞

劾陳裒奏 時合州刺史陳裒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苦之元饒劾奏

臣聞建旟求瘼寔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綱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爾侯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

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

梁陳彈劾並出風藻有任彥昇爲之導也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人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文阿少習父業精研章句治三禮三傳累遷國子助教五經博士

謁廟儀注議

高祖崩世祖即位勑曰謁廟詔遺博士議其禮文

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

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
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
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宮御太極殿
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
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
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
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于
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
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

春懽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制豈同於惟新之禮乎
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
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僎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
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攝謁廟還升
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
御極以明統止賀以盡慕可謂通儒折衷情勢之
宜當者也

沈不害 字孝和吳興人幼孤而脩立好學天嘉初除衡陽王記室

請立國學書 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敎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

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奰、朝聞鼓鼙、夕焆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褒成之祠、弗陳祼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勵教博士、

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

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

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

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轎駕列庭，青紫拾地，古

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

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

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

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内，絲

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烱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

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敎儒風。弗
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
猷聲言。伏增悚惕。
不害治經術善屬文操筆立成曾無尋簡古今文
人其尋簡者或多矣

徐陵字孝穆東海人寶誌上人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博涉史籍縱横有口辯太清二年兼通直散常侍使魏

致齊僕射楊遵彥書

陵使魏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于齊陵累求復命拘留不遣乃致書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鰲命鳫之世觀河拜

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岳。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篡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於荆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春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命䟐嘗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茲

菘風牛南偃吾君之子舍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授
身斯其未喩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
經塗何幾至於鏜鏜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
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湓城峰號香鑪依然
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漄派屯戍淪波朝夕歲書
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
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
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
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

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諭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欵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屓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劒繇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

內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軺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畱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諭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釁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旣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干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係

弭腰鞬。爲其皁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蒸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囘首。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篾。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

恢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亾羣凶挺爭諸賢戮力
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邪梟之徒邪如曰不然
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矦景生於趙代
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
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
同羣身寓江皐家畱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
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
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
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

革刑政寛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喩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膽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輿浮河郊勞至于贈

斯公恩旣被賓敬無違今者何德酬答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飮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營寬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

有四介巳知命實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晉銀
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決政恐南陽菊
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緣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
未諭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
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
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
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
遷箕鄭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
昔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

侵燕。弍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旌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畧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

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羌
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謹持贍望鄉關何
心天地自非生憑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
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
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省方化
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
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
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怨情禮之訴將同
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

且又偷之夢。何得志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
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
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餧墻壁。況吾生離
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
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
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
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
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
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逐

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淸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弭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

此謂錦中繡外玉質金章觀其役使往賫一事一

涉支持運掉毫端一言不動氣色六代文人爭姸

鬬豔如此奇麗未之多見

江

遊支文特運梓毫端一言不動氣色六代文人爭雄

閱讀如此奇麗未之多見

江總字總持濟陽人五世祖湛祖蒨父紑居憂以毀卒總七歲而孤家傳賜書數千卷晝夜尋讀未嘗輟手

修心賦序 侯景寇京都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龍華寺乃製修心賦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

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登攄鬱結庶後生君子閔余此槩焉

語卽未多意獨凄至

何之元廬江人幼好學有才思太建八年除諮議參軍

梁典序之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起齊永元元年迄於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日梁典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日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

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
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
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
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
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
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
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
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
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

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如千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錄

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
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癲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
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
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有
分別也重以茲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見
焉
嚴整明潔凡爲序體不當如是耶

陳書論

武帝紀論

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止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徽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王僧辯翌戴湘東盡節梁室初拒貞陽改圖戰敗天奪之筆乎不然陳高祖何以得亡梁也

後主紀論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拔起壠畝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奮英奇之畧弭節南海職思靜亂援旗北邁義在勤王掃侯景於既成拯梁室於已墜天網絕而復續國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舊物魏王之延漢鼎祚宋武之反晉乘輿懋績鴻勳無以尚也于時內難未弭外隣勍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

雖皇靈有瞻、何其速也、然志度弘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讐、或擢才於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決機百勝、成此三分、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慙權備矣、世祖天姿敏哲、清明在躬、早預經綸、知民疾苦、思擇令典、庶幾至治、德刑並用、戡濟艱虞、羣兇授首、疆埸震懾、雖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若不尚明察、則守文之良主也、臨川年長於成王、過微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

伏加之罪其無辭乎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
御極民歸其厚惠以使下寬以容衆智勇爭奮師出
有名揚旆分麾風行電掃闢土千里奄有淮泗戰勝
攻取之勢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勞將驕卒惰
幣藏空竭折衂師徒於是秦人方疆遂窺兵於江上
矣李克以爲呉之先亾由乎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
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亾者也信哉言
乎高宗始以寬大得人終以驕侈致敗文武之業墜
于兹矣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

痒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
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羣
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
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爲長夜
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亾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
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冀以茍生視其以此求全抑
亦民斯下矣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
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
克終蓋寡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

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顔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爲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亾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亾之禍矣

